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伯潛著  
蔣祖怡

駢文與散文

世界書局印行

書 著 導 輯 學 自 文 國

一 之 輯 二 第

駢文與散文

蔣伯潛  
祖怡合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出版

駢文與散文

定價拾五元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編著者 人  
版行者 人  
世界書局 蔣陸蔣  
世界書局 高祖伯  
世界書局 譚怡潛

# 自序

學習國文底目的有二：一是「能」的方面，一是「知」的方面。能的方面，第一，須能運用本國文字，以表達自己底情意；第二，須能了解本國文字，以接受他人底情意；第三，須能欣賞本國文學，進一步能以本國文字寫成足供他人欣賞的文學。第四項，固然不能，而且不必人人都做到；前三項，卻是一般大中學生所應達到的。知的方面，第一，須知道本國文學底作法、流變底大概；第二，須知道本國學術思想底派別、變遷底大概；因為這二者是我國固有文化底結晶。所謂文化，範圍本極廣泛，原不能盡納之於國文一科之内；但文學與學術，則為其中最重要的部份，一般大中學生都得有一簡明的概念。一方面，國文是明瞭我國文學和學術的鑰匙；另一方面，明瞭我國底文學和學術，也可幫助國文底進步。所以現行中學課程標準也規定以此二者為國文教學底目的。

伯潛在浙江省中等學校教授國文已二十年，主持中學畢業生國文科底會考先後四次，近來避地滬上，任教大夏大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行復三年，深覺一般大學生及高中畢業生底國文程度，並沒有達到相當的水準；「能」既拙劣，「知」更貧薄。此為教育界同人所公認的事實，無可諱掩，且亦不應諱疾忌

醫者。竊思一般中等學校，教學國文，但重課內講授，不能兼顧課外閱讀，既缺指導，又乏適當的讀物；且課內所講授者，又以選文爲主，即有加授文法、修辭學、文學史、國學概論等選科者，亦多病其囫圇枯燥。此實一般中學國文教學之通病。伯潛任教二十餘年，每自追念，輒增愧悔。爲補救計，乃與兒子祖怡爲世界書局合編國文自學輔導叢書。第一輯分三組，曰字與詞，章與句，體裁與風格，以故事體寫述詞句之組織，文體作風之大概；冀讀者於文法、修辭學、文體論等，獲得實際應用之知識，以促進其運用、了解、欣賞的能力。第二輯分六冊，曰骈文與散文，小說與戲劇，詩、詞、曲，經與經學，諸子與理學，以文學與學術爲經，文學史與學術史爲緯，而文學概論、文學批評、羣經諸子及理學之內容流變，皆融會於其中；冀讀者於我國固有文化之最重要的部分，獲得確實明白的概念，以增長其應具之常識。第一輯發行已年餘，雖或病其於初中低年級生程度略嫌過高；而一般讀者，尙感興趣，且受實益。第二輯今亦印成，竊望發行以後，教育界同人能予以善意的教正，藉思本叢書旨在輔導自學，與教科書性質不同，本不限定讀者程度；一般大中學生及有志進修國文者，都可採用。祇須循序閱讀，即使程度略嫌過高，想亦不至有大窒礙吧！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伯潛序於滬西寄廬。

##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爲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爲一組，以字與詞爲中心；第三四兩冊爲一組，以章句構造爲中心；第五六兩冊爲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爲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治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爲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爲「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爲「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爲「詩」，第四冊爲「詞曲」，第五冊爲「諸子」，第六冊爲「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爲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爲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 駢文與散文目錄

## 第一編 駢散文歷史上的演變

第一章 駢散文的分合

第二章 漢代已有了駢散分歧的現象

第三章 魏晉文體

第四章 駢文的全盛時期——六朝

第五章 文選和文心雕龍

第六章 散文的新生

第七章 唐代駢文

第八章 「宋四六」

第九章 宋代散文

第十章 金元明的散文

第十一章 駢散文的復興時期——清	九六
第十二章 白話文體由醞釀而至成功	一六
<b>第二編 駢散文內容的分析</b>	
第一章 駢散文的異同	一二七
第二章 語體文和駢散文的比較	一三四
第三章 字的安排	一四三
第四章 句子的形式和變化	一五五
第五章 整篇的結構	一六七
第六章 對偶	一八二
第七章 關於用典	一九一
第八章 聲音的描寫與文章的音節	一〇一
第九章 體裁的分析及其作法	一一三
第十章 古人論學習文章的修養	一一〇

# 第一編 駢散文歷史的演變

## 第一章 駢散文的分合

一切文章的功用，原爲傳達作者的思想，情感，或記述一種事物的。易言之，文章的真價值乃在記載作者的意旨，即「文以載道」是已。不過普通「文以載道」中的所謂「道」，僅是道學家心目中的聖人之道，是一種狹義的詮釋，若依今日文章用途的廣泛來說，「道」的範圍，應該加以無限的擴充，不論其爲論理，記事，抒情抑或寫景的文章，其所包含着的「理」、「事」、「情」、「景」，均爲這篇文章中所欲說明的「道」，而這些「道」便依賴了這文章而得流傳下來。故而在宣示這個「道」的時候，如何使得讀者對於我所說的話引起共鳴的作用，那便成爲寫文章時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

人們愛美的心理基於天性，因之要別人來相信自己的話來規勸，教化，或直抒己感，或實言其事，其主要因素必須具有動人的美感。漢書揚雄傳：「雖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閟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便是以爲文章必需藻飾的一種見解。老子也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在性質上說起來，實用文與美文確乎各有其特色的，然而需要一篇文章趨於實用，也不能忽略了詞采的美麗。

因此，所謂文章的「文」，其本義實有文采之意。劉熙釋名「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梁元帝金樓子：「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可見文章需要美觀和有韻致，和足以動人的情采，才能達到文章所欲發揮的力量。

文體之中，有「文」的本義的，只有後世的駢文。它有着排比藻飾的字句，叶協宮商的聲調；而散文雖以單行的文辭，有隨意發揮的自由，但它也着重於聲調的抑揚和文字的情采的，不過不及駢文那末專重罷了。

原始的文章，着重於意見的表達，隨手爲文，都是奇偶互用，剛柔相濟，而尤注重於用韻，使得容易記誦，便得流傳。清阮元的文言說對於這點，有很精闢的議論。他說：

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語曰難。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穿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

當時印刷術尚未發明，傳事必有待於記誦，所以在文化程度未高的時候，文章非如此不能發生效力。  
高士傳所紀帝堯之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又路史所載舜之歌：「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均是韻文。雖則這兩首詩未必可靠，但是韻文的作品早於散體已為必然的事實。

我們從古籍之中去觀察文章的駢體散體的形態，可知他們的淵源是很遼遠的。在經書方面：阮元文言說：「文言數百字，幾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大夫，皆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是易經中早有駢體文了。包世臣文譜：

討論體勢，奇偶為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為微妙。  
尚書敘明文思，一字為偶，安安，疊字為偶，尤恭允讓，二字為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俊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憲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夫授時，隔句為偶，中六字綱目為偶，分命，申命，四節全偶而辭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為偶。尤釐八字顛倒為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尤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尤釐等句是也。

可見得上古文字，兼有奇偶的美趣，並無駢散的歧視。詩經中的詩序，論者也以為兼駢散二體。阮元文

韻說：「子夏此序，序而言文選引之，亦因其有抑揚詠歎聲音，且多偶語也。」左傳全是散文，其中「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兩句也是駢偶之文。禮記中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等篇，陳澧東塾讀書記以爲「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則禮記裏也有駢體文了。至於子書一類，原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因爲求寫作上的便利起見，多用散體，以資發揮，但是駢絲儂片，也往往而有道德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便是偶文；荀子：「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也屬儂辭；管子：「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也是駢句；又如韓非子：「試之官職，其功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從此可知當時的文體，乃是駢散合轍的時期，舉凡記載、敍述、議論在在均爲振筆直錄，全視文章內語氣的需要，而不拘拘於文體。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以爲各種文體大備於戰國，其實戰國之文，也可說是後世散文的始祖。他說：「文至戰國而文體備矣！」試以文選諸體徵之：京師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縱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倣時君也。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孟嘗信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

觀也。」

但是戰國兩漢時的騷體與賦體，已是駢散文分合的先聲了。離騷正是吾國文學中最奇特的產物，它不但上承三百篇詩的餘緒，以超然的姿態表現其自己的面目，而且就文學的史的眼光看來，它還予後來各種文體以不同的影響。孫松友以爲「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儼體之先聲。」便很顯明地說明了它予後世影響之大。

漢代文章中直接受到「騷」的影響的，便是「賦」。以文體的範圍而言，「賦」僅屬整采駢文之花中的一瓣。但依今日一般人對於「賦」的見解，乃以爲它有着獨立的地位，而爲引渡到所謂駢四儼六的駢文的橋樑。劉勰文心雕龍中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者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即說明它是承上啓下，很關重要的一大關鍵，也是後來駢文的濫觴。四六叢話敍論敍賦篇：「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誦，勒成一子。瀋澗安筆硯，夢寐剗腸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風土，不拘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遂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他又在敍騷篇裏說：

幽通（班固作）思元（張衡作）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揚雄作）藉田（潘岳作）齊肅典雅，東皇司命（向

歌之一之麗則也。長門（司馬相如作）洛神（曹植作），哀怨婉轉，湘君夫人（九歌之一）之縹渺也；感舊歡逝（陸機作）悲涼幽秀，山鬼（九歌之一）之奇幻也；馬汧督誄（潘岳作）祭古塚文（謝靈運作），激昂痛切，國鸞招魂（九歌之一）之苦調也；西征（潘岳作）北征（班彪作），敍事記遊，發揮景物，涉江（九章之一）遠遊（楚辭之一）之殊致也；鵩鳥（賈誼作）鸞鳩（禰衡作），曠放沈摯，懷沙（九章之一）之遺響也；哀江南賦（庾信作）有黍離麥秀之悲哀，郢（九歌之一）之廣載也；小園桔樹（庾信作），體物剝亮，橘頌（九章之一）之亞匹也；恨別兩賦（江淹作），哀音慘怛，招魂大招（楚辭之二篇）之神理也；經通天表（沈炯作）追答劉沼書（劉峻作），辨命勞生諸論，託喻非常，天問（楚辭之一）之詭激也；七發（枚乘作），觀濤浩瀚清壯，九辯（楚辭之一）之體勢也；東方像贊（夏侯湛作）歸去來辭（陶潛作），蕭洒風流，卜居（楚辭之一）之別情也；解嘲（東方朔作），答賓戲（班固），問對雄奇，漁父（楚辭之一）之深趣也。……隋唐而後，踵事增華：『秋水長天』之語，詠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沿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王維）高其韻；柳州（柳宗元）咀其華，義山（李商隱）體其潤。

他完全以具體的例證來解釋這問題。劉孟塗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中所說的話，詳述其演變之跡，可以作為這一說的補充。他說：「爰自周末，以迄漢初，風降爲騷，經變成子。建安古詩，實四始之耳。孫左（丘明）馬（司馬遷）雄文，乃諸家之心祖；於是枚乘抽其緒，鄒陽列其綺，相如聘其轡，子雲（揚雄）助其波，氣則孤行，辭多比合。發古情於腴色，附壯采於清標，駢基肇基，已兆其盛。東京宏麗，漸驛珠璣；南陽輕豔，兼富

花月家珍匹錦，人寶寸金，奮錄鏗以競聲，積雲霞而織色。因妍逞媚，嚙吸爲芳，名流各盡其長偶體於焉大備。芥隱筆記說：「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子遠遊中語。」而復齊漫錄：「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詠，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辭云：『予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更爲清楚地把駢文從「賦」那裏蛻變出來，乃間接得之於離騷的關係，說盡無遺。

離騷和賦，均爲一種詞采華麗的，它和駢文的關係既如上述，而它與散文的關係之密切，竟完全與駢文相同。散文名家韓愈也曾深切研究過離騷，所以才能產生出不少奇穠瑰瑋的文章來，聞見後錄：「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彷彿，况其下者乎？惟退之羅池廟碑，可以方駕以出。」他不但在聲調格律、意境諸方面效法離騷之處甚多，即以修辭的方法來說，也是遠祖離騷的。夢溪筆談：「韓退之集中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辭『吉日兮良辰』；又『薰焚蒸兮蘭藉』；『奠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其餘著作如閔已賦、別知賦、談風賦、弔田橫、琴操等，均爲晁無咎選入續離騷中，可見昌黎對於離騷有甚深的修養。又如柳宗元，也是有名的散文家，也同樣地深通離騷學。寓問：「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滄浪詩話：「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離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林琴南畏盧諭文，「柳州解祟懲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則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斬曲几、憎王孫，則又

與卜居漁父同工而異曲。」都可以證明離騷與散文，不是不相關涉的；相反地卻與散文很有關係。所以野客叢書所稱賞的王安石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一篇妙文，也爲晁選的續離騷所編入，凡此種種，在在均足證明散文也源於離騷。

洪邁容齋隨筆：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由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草率句寫，其病與七林同。韓退之進學解，出於一洗矣。

又說：「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雄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答客難；柳子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貞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憊約，皆極文章之妙。」是後世的散文，不但出於驪而且又有關於賦了。

推原離騷所以能給予後世文章，有如此的影響，乃由其內容廣博所致，扼要言之，不外乎「情」「文」的深茂而已。四六叢話序認爲散文與駢文，係同出於一源，便是依據了這點意思而立論的。

駢散文在戰國的時候，尚在渾然的境界；及至兩漢，已有分歧的跡象可尋，不過尚不十分顯明。直至三